

东游记

王志冲 著

八仙游戏风尘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王志冲 著

东游记

八仙游戏风尘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八大仙游戏风尘

(东游记)

王志冲 著

张世明 插图

倪基民 装帧

责任编辑 裘树平 赵书雷 美术编辑 赵 奋

责任校对 石玲凤 技术编辑 袁国强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

印张 4 6/25

字数 89,000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

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,000

ISBN7 - 5324 - 3820 - 1/I·1655(儿) 定价: 6.50 元

目 录

- 一、华山遇险 1
- 二、几度机缘 11
- 三、铁拐李 32
- 四、白牡丹和雌雄剑 42
- 五、吕洞宾拜师 63
- 六、回道人勇斗乌龙 83
- 七、金壳阿坚和银光阿滑 95
- 八、痢痢头县官 101
- 九、曹国舅患难交友 111
- 十、七仙聚会 130
- 十一、何仙姑 146
- 十二、云游四方 164
- 十三、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 189

一、华山遇险

黄昏时分,沉沉的阴霾如幕般把小城包得严严实实,让人连呼吸都觉得不顺畅。寒风如刀,将雪花吹得落叶般四处飘摇。街上的人行色匆匆,都将手笼在袖子里、脖子缩在厚厚的围脖内,幻想着到家以后坐在温暖的、火红的木炭嘶嘶作响的火炉旁,喝着妻子做好的热汤的情景,不觉又将脚步加快了几分。

张铁口往冻僵的手上重重地哈了一口热气,准备收摊回家,忽然听后面有人问道:“你是否就是人称‘袖里乾坤大,壶中日月长’的张铁口?”“正是正是。”张铁口一边回答一边转过了头。只见来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,口方鼻直,单衣布鞋,满脸愁苦之状,正在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他发问道:“先生要测八字,还是要看面相?”那汉子递过一张纸条说:“烦劳先生为我测一测八字。”

街上的闲人见张铁口在测八字，都围拢过来看。张铁口接过纸条微微一惊，闭目算了半晌，又抬头将汉子仔细打量了一番，缓缓问道：“你生平可曾碰到过什么奇怪的事情？”“没有……不过去年我经商到江西，随众人去土地庙烧炷香求个吉利。可是刚一跪下，土地就像从中裂开了。老道士说是土地当不得我一拜，再追问时他就什么都不说了。”

张铁口又仔细思索了一会儿，摇摇头说：“这个八字不可测。”

那汉子惊奇地问：“我四处听人说，您在这街上设摊二十多年，看八字断贵贱，观面相言贫富，测字起卦，从来没有不准的。怎么今天却说我的八字没法测呢？”

张铁口说：“我测了二十多年的八字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蹊跷的。你的八字混混沌沌无贵无贱，面相虚虚实实无吉无凶，恐怕不是人间所有，像我这样浅薄的人实在无法看穿。”一边说一边把纸条还给了汉子。

旁观的人听张铁口这么说，都感到非常惊奇，而那汉子更加沮丧，排开众人垂头丧气地走到“回春堂”药店门前蹲下休息。“回春堂”里走

出一位道长，身穿羽衣，手执拂尘，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，看见他不禁微微点了点头，站在他身旁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为何如此郁郁寡欢？”

那汉子因刚才的事还窝着满肚子苦，这时忍不住全都倒了出来：“我名叫李玄，从小生长在官宦人家，祖父、父亲都做过知府。我自幼苦读诗书，寒窗十载，自己觉得已是满腹经纶，可是考了多少年科举，至今都没中过。无奈之下弃文习武，也曾经追随多位有名的拳师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；痛下苦功，希望能扬名立万，但终因资质所限，直至今日依然武艺平平。父母过世后家中更加艰难，我只好去做点买卖来养家糊口，不料商海浮沉，不到一年连本钱也蚀得精光。打听得这里张铁口言出必应，想来向他求教，不想他不仅说我八字无法算，还说‘不是人间所有’，这不是说我连命也不长了吗？”

那道长听了哈哈一笑：“年轻人，你好糊涂！你只知道考科举、中进士可以做官，练武功、争胜败可以扬名，做买卖、放利息可以发财，却不知道功名本是身外之物，钱财更有如粪土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，富贵也仅仅是过眼烟云，古时的王侯将相、豪商大贾，现在都已化作白骨一

堆。我劝你宁神息虑，参玄悟道，学习黄老之术。一旦得道，不生不死、驾云飞升、济贫除暴、造福众生，不是更有意义吗？唐时的李泌，汉时的张良都位于极品高官，但他们最后都学习道法，终于成仙，这是因为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，懂得取舍。你也是个聪明人，何不仔细考虑一下？”

李玄听了，如同大梦初醒，立即翻身下跪说：“道长说的话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，我情愿舍弃这红尘俗世，跟随您学道去。请您告诉我您是谁吧。”

他抬头一看，那道长早已不知去向，耳边却清清楚楚听到他说话的声音：“想学道到华山香炉峰找我，我就是太上老君……”

李玄更加感到诧异和惊奇，他心中再无疑虑，立即变卖家产、收拾停当，手执使惯的齐眉棍走上了去华山的路。他风餐露宿、备尝艰苦，终于在两个月以后来到了华山。

华山果然是人间胜境。只见山色如黛，峰峦起伏，清脆的流水声隐约可闻，加上花红林密、碧天如洗，李玄看得心旷神怡，数日的劳累不觉消散了不少。他看到不远处有位老人，就

走过去问道：“老人家，请问去香炉峰应该怎么走呢？”

老人抬起头来，看了看他说道：“你莫非也是去求道访仙的？孩子，看在我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份上，听我一句劝：打消念头，回家去吧。都说太上老君的洞府在这儿，我们确实也不时听见空中传来的仙乐，可毕竟谁也没有见过呀。这一年多来向我打听去香炉峰的人少说也有几十个了，都像你这样风尘仆仆的，但是有去的没一个回的。听他们说，这路上有老虎吃人，大多数人还没到山腰就给老虎吃了，侥幸没遇到老虎的也过不了连接香炉峰和莲花峰的天生石桥，那石桥仅有一个巴掌宽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又滑又窄，根本不是人能过去的。更可怕的是听说上面还出了妖怪，前几天上来的一个小伙子在林里被人发现时已经吓得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不停地重复‘妖怪，妖怪……’。这样可怕的地方，去了有什么意思呢？不如在我们这靠山村住几天，回家去吧。”

李玄说：“老人家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一眨眼间就过去了。我现在三十多了，可仍然一事无成，怎么才能实现普济天下苍生的愿望？我心

意已定，破家弃财，一定要向老君学习道法，您就不要再阻拦我了，告诉我怎么去吧。”

老人无奈，只得细细向他讲解如何前往香炉峰。李玄道了声谢，头也不回地匆匆上路了。老人望着他远去的身影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路果然艰险。有的地方仅能容双足站立，一边就是万丈深渊；有的地方尽是光滑的大岩石，根本无法攀登，只得从远路绕过去。树林里不时有野兽低低的嗥叫和鸟儿冷冷的啼声传出，让人汗毛直竖。好在李玄心意已决，不畏艰苦，倒也不以为然。

走了一上午，李玄早已筋疲力尽，见前面有棵大树，便到树下歇息。忽然感到背后一阵阴风刮起，草木摇动，鸟儿惊飞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只毛色斑斓的老虎正在不远处盯着他，两只眼睛眨也不眨，仿佛在看丰盛的中饭一样。李玄这一惊可非同小可，他抓起齐眉棍往后一跳，摆出打斗的架势，心里却直犯怵：自己武艺平平，如何是这猛虎的对手？虽然老虎一般不会主动伤人，可如果这只老虎凶残成性怎么办？好多上山的人不是给它吃了吗？老虎并不移动，仍是瞪着李玄。李玄也不敢动，一阵阵冷汗从脸

上、背上滚下来也不敢擦一下。老虎和他对峙了一会儿，看见一只羚羊跑过，就怒吼一声追羚羊去了。李玄赶忙提起包裹上路，这才发现汗水湿透了衣襟。

下午时分，他终于登上了莲花峰，香炉峰已遥遥在望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通往香炉峰的天生桥却平坦而宽阔，两人并肩而行也绰绰有余。李玄轻轻松松地过了桥，终于在黄昏之前爬到了香炉峰顶。

夕阳将落，暮色四合，远山群峰隐隐约约，天空仿佛触手可及，万物都沉寂在这浑厚的宽博之中。

李玄双膝跪下，暗自祷告：弟子李玄历尽艰苦，求仙师收我为徒，侍奉左右，耳提面命……祝辞尚未说完，只见峰下飞出一朵青云，上面站着一位仙长，羽服道冠、飘然出尘，正是他在小城中所遇的太上老君。老君说：“李玄，你一片苦心我已知道，就收你为徒吧！”李玄喜出望外，正要磕头，忽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云中，飘飘荡荡地随着老君的青云向石崖飞去。

李玄欣喜若狂，如同置身梦中。只见前面光洁平整的石崖自动缓缓开启，宽敞的洞府已

在眼前。洞府里几十个道童正在屏息凝神、观看经书，老君对他说：“去见过众位师兄。”李玄连忙上前几步，向着一个瘦瘦的道童施礼道：“师兄。”抬头一看，那师兄赫然变成了一只狐狸，毛茸茸的脸庞和尖利的白牙看起来分外可怕，他这一惊可非同小可，四处一看，其他师兄有的是狼，有的是獐，还有豹子、熊、狸……而太上老君也变成一只青色的牛，那青牛长笑说道：“小的们，点上灶火架上蒸笼，大王我今天要吃个清蒸的！剩下的自会赏给你们，你们不知道吃他的肉好处多着呢！”

小妖们答应一声，两只狼过来，把李玄捆得结结实实。青牛精得意洋洋地走过来，对目瞪口呆的李玄说：“实话跟你说吧，让你死个明白。那些求仙的傻瓜都是我手下小喽罗骗来的，这山上山羊、马鹿多得很，老虎很少吃人。你是在籍的地仙，所以我亲自驾云两千里找到你，你果然就千里迢迢前来送死了，哈哈哈……一会吃你下肚，不仅固本培元，大有裨益，更可助长道行、妙幻无穷，你就乖乖等死吧。”

一只狐狸插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大王怎么不把他顺便捉回来，岂不省事？”

青牛精喝道：“糊涂东西！你知不知道？他和太上老君有师徒之缘，我去捉他，若是被老君察觉，你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别说老君亲自来，就算派个童子来也难以抵挡呀。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让他把师徒缘带到下辈子去吧！”

说话间小妖们已安排停当，一齐把李玄放进蒸笼里，盖上了盖子。不多时，李玄就感到酷热难熬、呼吸不畅，全身血液像要沸腾起来似的，他长叹一声：想不到一心求道，却死于妖魔之手。忽然眼前白光一闪，只觉周身清冷，不觉已置身于云上，只见一位黄衣道童骑在一只青牛背上正朝他笑呢。那道童说：“李先生受惊了。这畜生是圣师老君座下的青牛，数月前偷偷溜走，我四处寻他不得。想不到他居然隐藏在离老君洞府朝阳峰咫尺之隔的香炉峰，真是狡猾。老君爷爷让我转告你：你一心向道，总有机缘相见，不必着急。你可以先行善积德、静心修炼、帮助世人。”说完，黄衣童子驾云骑着青牛缓缓飞走了，云团把李玄托到半山腰才散去。李玄遥望着高耸入云的朝阳峰，心中充满了向往。

原来老君一日静坐，忽然感到心头略微一动。稍一凝神，便已对李玄面临的险境了如指掌。他吩咐黄衣童子：“青牛溜出去淘气惹事了。快带上金锁银绳和北海冰珠，去搭救李玄，牵回青牛。”

那蒸笼中的沸水，正是被北海冰珠一照，便刹时变冷，而李玄也是由于黄衣童子轻轻一托，才滴水未沾……

二、几度机缘

李玄寻访太上老君受挫，无可奈何，下了华山，便在靠山村住下，教一些村民的孩子认字，当起了塾师。这里位置偏僻，村民贫困，只能收取极少的学费，好在他满足于勉强糊口，心思仍然放在勤修苦练上，所以并不愁闷、消沉。他顺便也教点拳棒，这倒更受欢迎，连邻村也有送孩子来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村庄都靠近荒山野岭，行路、打柴，有可能碰上豺狼，稍稍懂些武功，腿脚利索，可以防身。

靠山村远离千良县城，方圆一带的田地都属于千良县里的首富曹家。曹家祖上做过官，置产买田，留传下来。现今只有兄弟两人，兄长曹友，生性孤僻，只爱读书，不管俗事。父母早亡，房屋田产，都一向由兄弟曹景掌管着。据说他们原先还有个妹妹曹姗，幼年随大人上街看花灯失散，下落不明。曹景刻薄成性，精于盘剥。他有时亲自下乡收租，带着恶奴打手，耀武

扬威，佃户背后都称他曹太岁。这些情形，李玄来到靠山村后，虽有耳闻，但从未亲见。

这天傍晚，他正在场院里伸拳踢腿，教孩子们举石担、舞木棒。突然，篱笆墙外面传来惊慌的喊声：“不好了！”“老虎！老虎！”“张仁孝家的两只鸡给老虎咬死啦！”

孩子们住了手，停了脚，不知所措。李玄说：“我去看看！”随手抄起齐眉棍，冲出篱笆门，循声跑去。

孩子们见他这样，也都胆子大了，抓起木棒、扁担什么的，一窝蜂地随后赶来。

李玄跑得飞快，已经看到一头毛色暗黄的老虎，正朝村口蹿去。有两个老汉迎面遇上，吓得大呼小叫，扔掉锄头，翻过栅栏，逃得没了影儿。那老虎呢，也吃了一惊，转过身来，却发现李玄持棍大步追近，又慌得转过身去，拼命往村外跑。

李玄这才发觉，老虎后面的右腿是瘸的，着地无力，所以颠哪颠的，跑得并不怎么快。他大喝一声：“畜生，胆敢闯进村来，惊吓乡亲，吃掉家畜，往哪里逃！”他双脚紧赶几步，齐眉棍一撑，顺势纵身一跃，丢开棍子，两手揪住虎尾，使

劲一抡，那老虎竟被摔出去丈把远，跌倒在地，连翻两个跟头，侧卧在那儿，嘴里直喘粗气，一时间动弹不了，那条右后腿还在异样地颤抖个不停。

李玄捡起齐眉棍，一个箭步，蹿到老虎身旁，就势举起棍要砸，但看到凶猛无比的老虎这副可怜相，不由心中一软，荡开棍子，猛地伸手去揪老虎的颈皮。果然，老虎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，口中吐出白沫来。

这时候，孩子们已经纷纷赶到，见李玄揪住了老虎，便精神大振，扁担、木棒齐下，又是脚踢又是拳打。李玄自己松开了手，但要拦住孩子却也难。这时，一群年轻胆大的村民也拿着锄头铁镢等农具追来了。他们可比孩子力气大得多，锄头铁镢齐落，砸得老虎吼几声，一会儿就咽了气。

越聚越多的村民，尤其是孩子们，欢呼起来，异口同声地夸赞李玄武艺高强，打得老虎像只半死不活的老猫，使大家能够近前，猛砸猛打，出气解恨。

李玄心里明白，老虎是既凶猛又多疑的，一般情况下，不会闯到村子里来与人为敌，这显然